

藏羚羊丛书

萧潇 主编

小说卷



八角形的路

赵焕植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羚羊丛书
小说卷

八角形的路

赵焕植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角形的路/赵焕植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12

(藏羚羊丛书/萧潇主编)

ISBN 978-7-223-02677-2

I. 八… II. 赵…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99965 号

八角形的路

作 者	赵焕植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主 编	萧 潇
责任编辑	王剑箫 肖 彪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北京密云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3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2677-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联系电话(传真):0891-6826115

八角形的路(代序)



1

实际上,从小昭寺的斜路拐过去,便有两条箭头似的岔路:左边的路窄而弯曲,路边是林立的商店或摊贩,右边的路较宽而且冷清了许多。它们在南面相距五十米的马路上不可避免地汇合在一起(只是右边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也就是说,从左边或右边的路步行约十分钟(无疑这近十分钟的路途是漫长的,耗费的时间也是可观的)就可以到达箭头的顶端。

这里说的路的目的地是大昭寺(对藏族而言),据我所知,除这两条路之外,还有近二十条这样的路,只是路形繁杂路途更遥远罢了。最远的路是城东清真寺前的柏油路,它由两条交叉形的土路连接:一条弯弯曲曲通往小昭寺前的马路;另外一条还较坦荡,步行到中间便看得到群艺馆展厅(在这儿已经看不到大昭寺了,所谓南辕北辙吧)。奇妙的是,这两条路无端衍生出许多鸡肠般的小路;有的铺着石板,有的是土路,它们在某一个点上相互交叉,甚至融为一体,直到抵达环绕大昭寺的“八角”形柏油马路。一个不熟悉此地地形的人,钻入任何一条小路,都会相当自信地以为选择了一个捷径,无疑,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误入了歧途,他脚下的土路或石板路,会把他引向大昭寺的任何一个方面(东、



八角形的路

南、西、北),其中三个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在一条石板路或土路上,不管怀有多么明确的目的,都充满了选择的可能性。当一堵贴着牛粪的白灰墙横亘在眼前,你会意外地发现,你只是重复了刚才的蛇形小道:那里同样有泥泞的腐臭及嗡嗡的苍蝇。不要忘了,不管你站在哪儿,只要没走出网状的八角形的路,都是一个好的起点,它连接着另一个;它可能又是一个终点,这样,你会很愉快地走到大昭寺的广场。



2



八角形的路

目 录

八角形的路(代序)	1
情变	1
儿时印象	8
恋爱中的倪易	16
没有阵雨的中午	28
通奸	35
青苹果乐园	39
两只老虎	44
侯波的爱情	54
通壁	60
夜行	72
猎手	85
断指	97
师友中人	100
狗	102
夏日的出卖	104
反刍的符号	106
观念	108

朋友	110
苍蝇故事	112
半个音乐家	114
诗人论	116
说马原	118
一双白球鞋	120
通麦温柔	122
关于那间房子	125
我在聆听	127
邻居	129
酒后的男人	131
无题	133

情 变

马小华倚在床上吸着烟。他一直看着前排铁皮房顶,正午灼热的太阳把青灰色的铁皮晒成了白色;凸起或翘起的地方仿佛淋了一层水银,白灿灿地发光。

“喂,”杨丽说,“你把床头柜上的梳子扔过来。”

他转过头,杨丽正朦朦胧胧地站在门旁边的镜子前,一瞬间,她仿佛与屋里昏暗的光线融为一体,说话的声音似乎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听没听到?把梳子扔过来。”

他把梳子扔过去,杨丽很准确地接住了。马小华从后面盯着她,杨丽歪着头,一手托着长发,另一只手使劲地蹂躏着头发。他的目光移到宽宽松松的粉红色毛衣及束紧的腰,接着是异常丰满而结实的臀部。裙子的下摆露出白净的小腿。最后,马小华从镜子上看见了杨丽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及紧闭的嘴唇。

“今天午觉睡得不少了。”杨丽没转过身来,“我总觉得心里慌得很,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真的?”

“我真讨厌你那副口气。”

“真讨厌?”

她的声音拉得很长:“真——的——”

“我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少,我又没有午睡的习惯。”

马小华说,“你瞅瞅外面的天,空气都在颤抖。杨丽,我觉得拉萨比前几年可热多了。你说呢?”



1



情

变



2



八角形
的路

杨丽以一个很优美的姿势抬了抬左腿，说：“不然我能穿上裙子吗？”

马小华从床上坐了起来。

“小华，”杨丽转过身来，“小华，你没觉得不对劲吗？”

他走到杨丽身边，双手搂住她的腰。突然，杨丽一下子弯下腰，像是要挣脱他的拥抱。

她说：“你把手松开，等等。”

“怎么啦。”

她一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扬在半空中，两眼流露出令马小华惊奋的光泽。

“来啦。”她说。

“真的！”

马小华端起茶杯，水已经没了。他拎着暖瓶倒满水，刚喝了一口，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笃笃笃，声音不紧不慢。

“进来。”

一个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

“找谁？”

“杨丽。”那人说，“你是马小华吧。”

“对，请坐。”

那人坐在靠西墙的沙发上。马小华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想了半天都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看你眼熟。”

那人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是吗，拉萨就这么大，我们肯定见过。”

“我看也是。”

“我住在西郊。”

“噢。你有事吗？”

“有，”那人问道，“杨丽不在？”

“她马上回来。”

杨丽推门走了进来。这时从窗台上响起咪咪的声音，一只老猫正蹲在窗台上盯着杨丽。

“杨丽，”那人欠了欠身子，“你的脸色比我想象的要苍白多了。你好吗？”

她点了点头。

马小华找出一个杯子，给那人泡了茶。他把杨丽拽到一边，悄声问道：“那个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说的是那个。”“关你屁事。”花猫轻盈地从窗台上跳了下来连跑几步，弓起腰，伸出一只爪子轻轻搔着杨丽的脚背。她一抬脚，花猫又把爪子放到她的另一只脚背上，花猫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灼灼发光。

“真是一只好猫。”那人说，“它嗅到了腥味。”

杨丽的脸红了起来。

马小华说：“杨丽已经来了，你到底有什么事？”

杨丽扬手打了一下正在跳跃的花猫，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马小华。

她问道：“你认识他？”

“我？”马小华指了指自己的鼻尖，“我不认识他。他是来找你的。”

杨丽说：“我不认识他。”

那人站起来，温柔地看着杨丽，那神态似乎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然后他又坐下。

“你们坐。”他很热情地说，“这不奇怪，可我认识你们。马小华，刚才你不是说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嘛。杨丽，你好好想想，我相信你一定认识我。至少肯定见过我。”

“不认识。”杨丽说，“我从来没见过你。”

那人说：“那你是忘了。我今天来是找你们的，哎，你们坐呀。你们不坐，我倒不好意思了。”

马小华拉过一把皮椅坐在他对面，杨丽就犹犹豫豫地站在他背后，花猫依旧在她的脚下兴奋地叫着。

马小华问：“你到底有什么事？”

那人一字一眼地说：“我想和杨丽结婚。”

这时，马小华被铁皮房顶上的白光闪了一下，他用手揉了揉眼睛。

“你说什么？”

“我想和杨丽结婚。我也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但是，你们结不成婚。杨丽是我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不会放弃她。她是我的。”

马小华转过头，杨丽的脸不像刚才那么苍白了。她看了看马小华又



3



情
变



4



八角形的路

看看对面的年轻人。马小华觉得喉咙里塞进了什么东西，干巴巴的。他站起来绕到杨丽背后，双手搂住她，把下巴抵在她的右肩。

他悄声对杨丽说：“我没听错吧，杨丽。这小子是不是要和你结婚？”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真他妈。”马小华骂道，“会有这事？”

“这女孩很不错，是吗？”

“是。”

“这就对了。所以我要讨她做我的老婆。”那人说，“不过，马小华，我也给你一个机会，而且可能是两个。你若是赢了我，我会走开的，我和杨丽的事一笔勾销就当是一张白纸。”

“什么一笔勾销？”

杨丽直勾勾地盯着对面。“我不认识他，小华，你赶他走吧。”

马小华想起杨丽临上厕所前的那句话。今天是该发生点什么事了。应验了。

大小王及一、二、三、四（红桃、黑桃、梅花、方块）被拿掉了。两副扑克牌只剩下四十张。马小华和那个人每人各抓了二十张牌。

马小华的牌很一般，只抓了一张老K。他把牌叠在一起放在桌子上，回头用很陌生的目光看着杨丽，她正紧张地用手指掐着马小华的肩。

她说：“你打牌可从来没赢过。三打一、推牌九或者争上游，你总是输。”

马小华说：“那是因为我的牌运不好。”

“我没见你的牌运好过。只怕这一辈子你也完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马小华拿起牌，用大拇指一捻，牌便散开了，“这一段赌运不昌。”

花猫伏在马小华的红皮椅下，前爪撩开杨丽的裙子，把精巧的头伸进去，咪咪咪叫个不停。

“它嗅到了腥气。”那人说，“杨丽，你把它的食欲勾起来了。”

她触电似的移开放在马小华肩上的手。

马小华说：“你把它赶走，烦躁得很。”

“它不想走。”

杨丽若有所思地说：“猫最不吉利了。”

“赶走。”

杨丽弯下腰抱起猫,猫在她怀里发情似的颤抖着。杨丽把门打开一甩手,猫尖叫着滚到门外,不一会儿,它又蹲在窗台上尖厉地叫了起来,那对眼睛灼灼发光。

马小华说:“我手里有红桃五。我先出。”

那人狡黠地望着他说:“既然你不精于此道,干脆,我们来别的。比方说出去摔跤。”

杨丽连声说:“对,对。”

“不。”

“你肯定得输。”

“未必。”

“你手里连一张老K也没有。别逞能了。我们出去吧。”

马小华对于摔跤还是相当自信的,他不相信眼前这个矮个子能摔得过他。但是,他没有勇气把手里的牌摔到桌子上。

那人站了起来。“杨丽,你就别出去了。我们俩一会儿就回来。”

他们俩刚出去,猫就顺着门缝转进屋去了。

房子旁边是早已废弃的篮球场。长满了拉萨较常见的矮小的灌木,由于阳光强烈,这些灌木蔫头耷脑的缺乏生气。篮球场的右边是一堵青砖墙,投下参差不齐的浓重的阴影。再往上,就是让人惊讶不已的蓝天了。

马小华朝前走的时候,突然有一种预感:今天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至少,他没惊讶,也没有任何不安。这类想象与事实,与拉萨头重脚轻的状态倒极吻合。在炎热而寂静的日子后没有令人骚动的事情才真正是可疑的。这时候,他倒真希望从茂密的草丛中突然蹿出一个就像那只猫一样鬼怪机灵的东西来。

那人在一块空地上站住,转过身来。

“就在这儿吧。”

“等等。”马小华说,“我不想知道别的。只问你叫什么?”

那人脱下上衣扔在地上,走上前来说:“实际上你根本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说。再说,你已经认可了我。不然,我们也不会站在这里。”

“我想和杨丽结婚,只要她愿意,我们马上可以领结婚证。”

“可这次你没让她怀上孩子。”

“这与你无关。”



5



情
变



6



八角形的路

这时，杨丽抱着猫走了过来。她沐浴在阳光里，脸上泛着红晕，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你出来干啥？”

她抿嘴流露出一动人的笑容。“看热闹呗。”猫伸出舌头舐着她的下巴。

马小华说：“你也不戴个草帽。回去吧。”

“开始吧。”

那人弯着腰，甩动胳膊，像蒙古人一样在地上蹦跳着。马小华则沉稳地跟着他的脚步慢慢地移动，瞅准一个机会伸手揪住他的衣领子。那人稳住双脚，一手抓住马小华的肩头，另一只手则抠进裤腰带。两人僵持了一会儿，马小华猛地扭动肩头，单腿一弓，就把他背在肩上，甩手扔了过去。那人很不情愿地双手抱着马小华的头摔倒了。马小华支撑着从他身上爬起来的时候，从对方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披散的长头发、瘦长的马脸及一双难得激动的眼睛。他从杨丽清澈的瞳孔里却从来没看到过什么。

“小华。”杨丽叫道，“你太精彩了！”

那人拽着马小华的手站了起来。他的头发及眉毛灰溜溜的。

马小华说：“杨丽，你该嫁给我了吧。不然，你会后悔。”

“我没说过。”

那人由衷地说：“你摔得真不错，三胜二负。我们还有两次。”结果，马小华轻而易举地把他摔倒在地。两次。就如同当初马小华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摔倒过一样。

那人的脸色逐渐变得难堪起来。他一直没看杨丽，连和马小华说话的时候都低垂着眼帘。

他们进了屋。杨丽在前，那人居中，马小华跟在后面。

那人穿上衣服迅速转过身来，开始，马小华以为，他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本能地退了一步。由于杨丽容光焕发地抱着猫在屋中间（床边）咯咯地笑，便不了解发生的事情。那人右手握着水果刀，伸直左胳膊，很老练地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攥起衣袖，他的表情似乎在对马小华说：我是不会甘心的。然后他很沉着地在白皙的皮肤上划了一个很大的十字，鲜红的血像洒一张宣纸一样慢慢地渗了出来。

杨丽先是惊叫,然后怒视着马小华。花猫猛地从她怀里跳起来,伏到沙发上注视着滴滴的鲜血从xx的胳膊上滴落下来。

“马小华,”杨丽说,“你太不像话。”

“我又怎么啦?”

那人说:“不关他的事。”

“你又何必这样,xx。”

“我没有别的办法,杨丽。”

“去医院包扎一下。”

“好,”那人说,“我们一起去。”

杨丽回来的时候一手捂着肚子,满脸倦容,马小华从床上跳了下来。

“是不是很难受?”

黄猫从门缝里溜了进来。

杨丽嗯了一声。

“我扶你到床上休息一会儿。”

杨丽在床上一歪头,看见了插在门上的水果刀。

“你怎么把刀插到门上了?”



7



情
变

儿时印象



8



八角形的路

和往常一样，我跑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厨房里做饭。她头也没回，劈头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当我吞吞吐吐地为脸上的伤疤或身上的某一处污泥做出解释的时候，她才直起腰怒视着我，我只得闭上嘴巴，乖乖地到院子里抱半捆烧火用的稻草。

门嘎吱嘎吱地开了。爷爷灰溜溜的脑袋从门缝里露了出来，并伸出胳膊拦住我的路。

“明哲。”他盯着我，“中午吃什么？”

“黄豆芽。”

“什么？”

“凉拌黄豆芽！”

“怎么又是黄豆芽。我拉出来的大便里全是一粒一粒的黄豆芽，连条狗都不愿意舔。你们吃什么？”

“黄豆芽。”

“真的吗？”

“不信你自己进厨房看看。别说你不爱吃，我都吃腻了。”

这时，我爷爷从炕上哆哆嗦嗦地爬下来，迈过门坎，一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放在我的头顶。

“这两天怎么没上学呀？”

“放暑假了。”

爷爷的手又在空中摸索着。

“这么好的天，”他说，“什么时候爷爷带你去游泳好吗，我教你。”

我放下稻草大笑起来，我弓着腰，张开两条胳膊，围着爷爷吭哧吭哧地走了一圈。

“我早会了。”我说，“再说你这个样子还能教我，到了水里，只怕你连口气都没喘就沉下去了。哼，还教我。”

“爷爷虽然老了，可游个十里八里还是没问题的。年轻的时候，我一个猛子扎在水里能扎出去二里地呢。”

“真的？”

“爷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妈妈的脸被炉膛里的火映得通红，她似乎没发觉爸爸已站在水缸旁边。他双眼流露出欢喜，抬起胳膊，手掌迅速地在她眼前一晃，然后离开水缸像一只猫一样蹲在她的身边。妈妈转过脸来，隔着肩膀朝窗外望着。“地里的活完了吗？”

“下午还得去。”

妈妈从上到下看了他一眼。“看看你双手干干净净的，哪像个干过活的样子。是不是又到队部打牌去了？”

“正好三缺一。又是队长叫我不意思不去。”

妈妈朝地上啐了一口。“你跟你爸一模一样，都是好吃懒做的胚子。我早看透了。”

“你以为我白去了，上午挣了个满分呢。你也别老说他，年轻时他可不简单哪。再说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妈妈哼了一声。爸爸的手从妈妈敞开的衣领伸了进去。

“我说我们再要一个女孩吧。我喜欢丫头。”

“把手拿开！当着孩子什么样子。”

爸爸嬉笑着，手依旧在她胸前蠕动着。他转过头，望见我正倚在门旁，喝道：“进去！”

“等你爸死了以后。”

“我看他死不了。”

我从肮脏的玻璃上看见爷爷正站在门口朝这边望着。我把脸贴在玻璃上，用大拇指摁住太阳穴并晃动着四指。爷爷花白的脑袋在屋檐的阴影下缓慢地伸出来，一下子暴露在灿烂阳光下，他仰起头一动不动，似乎在冥冥的黑暗中发现了什么。



“妈！”

爸爸进了屋，妈妈紧跟在后面。他们站在窗前望着爷爷的头缩回黑黝黝的门洞里。

“你乱叫什么？”

我不知说什么好。

“刚才他跟你说什么？”

“爷爷说不想吃黄豆芽。”

二

后来我一直在考虑，那天晚上突发的事变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而且我也竭力想把这场灾难写成引人入胜、险象迭出的故事。可是我绞尽脑汁地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似乎都与晚间的灾难无关，至少没有直接的联系或企图。我只能抛弃我的想象，从苍白的记忆中寻找蛛丝马迹，妄图还原那天发生的几件事情。我想到了我的表姐春花，实际上她只比我大几个月。

中午，春花提着篮子送来了新鲜黄瓜。她把我叫到屋外，很神秘地从兜里抓出一把鞭炮，有一多半是没有捻子的，她说是从人家婚礼上捡来的。我们正在商量在哪放的时候，传来爷爷的咳嗽声。

“春花吗？”

我怕爸爸听见，赶紧拽着春花走到爷爷的面前。

“爷爷，”我说，“是春花。她送来了黄瓜。”

“还有，还有鞭炮呢。”

我赶紧说：“你小声点。爷爷，我爸要是知道了，非得把鞭炮扔进河里不可。”

“先把它藏起来。”爷爷说，“晚上等他们出去了再放。天黑了才好看。”

我点了点头。然后，我和春花跑到后院把鞭炮藏进厕所旁边的砖瓦里，还插上苞米叶子做了记号。

“下午我们去游泳吧。”



10



八角形的路